

值得〈家〉

亲爱的宝宝:

虽然不能说得很斩钉截铁,虽然平常很容易就会感到或多或少的不值得,但是我还是想要试着说出这句话:宝宝啊,人生是值得活的。

我懂什么呢?在这么多这么多活过又死掉的人生面前,我所依据的,无非也就是我自己这个小小的人生而已。小小的、没头没脑的人生。

我所出生的这个使用中文的地方,俯拾皆是老气的人生态度。我小时候手边堆放的那些厚厚的书、印满了千百年前的人得到的人生结论,四个字的、五个字的、七个字的,都有。

我随手翻一页,就会诧异一次,诧异人是这样活下来的。比方说,我会翻到一句四个字的,说你如果在别人种瓜的田里就别蹲下来穿鞋,免得别人以为你找机会偷他的瓜。再翻一页,又是一句四个字的,说有一个不识货的暴发户,明明买到了一颗上好的珍珠,却只喜欢装珍珠的那个华丽的盒子,他竟然大方地付钱买走了盒子,反而把盒子里的珍珠丢下给店家说他不要。

我拿起另一本厚书,随手翻一页,里面的句子都押韵,念起来很好听,但感情都很特别。这一首是四个字,说:“青色的是你的衣衫,晃动的却是我的心。”

再换一首,是五个字的,说:“白天这么短,夜晚这么长,当然要点起蜡烛啊到处去游荡。”

再换一首,七个字的,“我如果是蚕,我会吐丝吐到我死为止,我如果是蜡烛,我会燃烧



名人力作

蔡康永 著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台湾顶尖娱乐人蔡康永的新书,《宝宝日记》完整版,此书是写给搭档小S的宝宝的,同样也是写给那些还未来到人世的宝宝们。蔡康永的文字和他主持“康熙来了”时的搞笑风格完全是两回事,它们是有意义的,同时也是安静的。写的是宝宝,大人们不妨看一看,很有意思的。

完

到变成灰,我的泪才算滴完。”

我看着这些奇妙的字,诧异着大人有这么各自找到的、活下去的方法,这么郑重地想告诉别人,告诉连他们自己也不能想象的、千百年之后的人。

小时候的我,并没有因此觉得接下去的人生好像会很复杂,反而興味盎然地翻着这些人认真写下来的话,想象着各式各样的人生。有些小时候读到的故事也很奇怪。故事可能两句话就讲完

了,却让我很久很久地发愣。

“有一个人睡着,梦见自己是蝴蝶,结果他醒过来后,就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他睡着,梦见自己是蝴蝶,还是有一只蝴蝶睡着以后,梦见自己是他?”

“有一个被很多人追着跑的和尚,逃到一条河边,结果看见一个尸体从上游漂过来,他靠近一看,发现那个尸体,竟然是自己。”

这一类的故事,藏在没人注意的这里那里,没事就会让我眼睛一亮。我一定从此暗暗地对人生建立了一点点戒备。

我长大以后,喜欢很多幼稚肤浅的东西。我去美国那个充满阳光和微笑的加州,去学拍电影。我选课时会选充满不伦和谋杀的黑色电影,会选充满愚蠢怪物和烂特效的科幻恐怖片。

我有些在欧洲求学,或者在美国一些比较森严的大学求学的朋友,都觉得我怎么会在求知这方面这么不想长大、这么口味古怪。

宝宝,你所出生的那个家庭,会给你很多东西,有些你会理所当然地收下,比方说名字、比方说他们在这世上存在的方式、他们交往的人、他们的爱或不爱。你可能会像我这样,到某个年纪就挣脱一些、到某个年纪又捡回来另一些。

宝宝啊,我是很好奇,你的人生会走向哪里?我甚至还在好奇,我的人生会走向哪里?

但愿当你也感受到这份好奇的时候,会欣然同意这好奇是乐趣,而不是负担。然后有一天啊,宝宝,你也会微笑地点头说:是啊,人生是值得活的。

意外发生前

那是一个意外,一个不堪回首的意外。

可是那也是最后的幸福,不,应该是离幸福最近的一次。以至于曹小芬在回想的时候,总是不由自主地会想到出发前的有些事。事先没有缘由,其实,他们生活在一起,从来没有为一件事事先策划过。头一天的夜里,他破天荒地和曹小芬做起了那件事,所以说是破天荒是因为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了。曹小芬想起张凯旋曾经是很饥渴的。

曹小芬忘了自己跟张凯旋已经好久没有那个事了。张凯旋每天不是半夜回来,就是一身酒气上床。曹小芬早就进入梦乡了,曹小芬睡得好,还没有尝到过失眠的味道。

那天晚上,张凯旋没有喝酒,也早早地就回家了,在饭桌上,他让曹小芬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穿出来,曹小芬说是晚礼服呢。张凯旋说你想穿就穿吧。

自从那一次,张凯旋把曹小芬自己缝制的一件晚礼服给撕毁以后,曹小芬就再没有自己动手缝制了,可是她的心里是渴望拥有的。有一次曹小芬逛商店的时候,看到了一条裙子,墨绿色的丝绒面料,两根细细的吊带,没有腰身,也没有任何装饰。曹小芬喜欢上了,售货员告诉她这是一款卖得最好的睡衣,这会儿正打折。曹小芬买了,她舍不得把它当睡衣穿,而是当晚礼服用,她用也没有个地方用,因为没有人请她到什么地方去,她想象中的那个金碧辉煌的大殿还是只能在电影里看到。她就只能等待着张凯旋回来,等待着张凯旋告诉她今

都市小说

王曼玲 著

小说选刊友情提供



小县城的中专生曹小芬结婚后随丈夫张凯旋来到省城。在别人看来,她掉进了福窝,有一套80平方米的高尚住宅,还有一份月工资2000多元的工作。丈夫张凯旋意外车祸后,曹小芬的生活变得单一平静。这天,一个杀人犯赵鑫劫持了她,一个惊人的秘密随之浮出水面……

天是她的生日,像电影里的恩爱夫妻一样,送鲜花、接吻,她想这个时候她的晚礼服就能派上用场了。

听了张凯旋的话,曹小芬将信将疑地看着张凯旋,张凯旋不耐烦地说了一句,去嘛。你不是想穿吗?曹小芬信了,急忙取下围在身上的围腰,进到卧室,先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,看上去实在是没有光泽,与电影上穿着晚礼服的女人的脸相比差距太大。从电影里的经验,曹小芬认定,穿那

拾叁

揣摩唇语

雨肆虐着,天像被捅破了一般。又是一个清凉的夏夜,留出很多空白来,等着人们去填写和作答。睡不踏实,左小青早上了床,挪过电视机,将荧屏正对着,一遍遍地读各个频道轮番播出的抢劫画面。画面资料被重新制作了一遍,显得很新潮,但肖依被枪杀的片段仍打上了马赛克,影影绰绰。新凯悦珠宝店一案的悬红30万,黑底红字,绷紧了整个屏幕,还尾随着三个大大的惊叹号。

左小青很起腻,她觉得电视台根本不负责任,将一场抢劫谋杀案搞成了狂欢节,唯恐天下不乱似的。她感同身受地想,要是被害人家属看到如此的画面,该作何感想?

左小青仍记得追悼会上的那个小女孩。她稚嫩的身体,能在以后的成长中抹掉这一幕惨烈的记忆吗?她丢了母亲,成了一根草。另外,还有那个秃顶的男人,也丢了自己疼爱的妻子,他能从悲情中振作起来,再开始新生活吗?死者已矣,生者何堪?但愿NO.011号肖依已升上了天堂——那里花雨熏风、花团锦簇,她再也不会担惊受怕了。左小青由衷地想。

但事与愿违,那三个夸张的惊叹号,犹如三把匕首,刀尖上滴着血,湿淋淋地刺进人的眼里。恍惚中,左小青觉得胃里有一只手,扼住自己。她有些恶心,嗓子眼儿蚁痒难止。

犹是如此,左小青仍盯住荧屏不放,挑来拣去地读。她想从肖依模糊的动作中,找出“唇语”这个东西。显



悬疑小说

叶丹 著

十月杂志友情推荐

新凯悦珠宝店遭到抢劫,员工肖依被枪杀。此案轰动一时,悬红的奖金高达30万。水晶店女老板左小青看到新闻后,忽然对此案产生兴趣。周铁是一名刑警,是左小青丈夫的发小,他告诉左小青,肖依被枪杀前嘴巴动了动,谁能读懂她的唇语呢……

然,新凯悦的监控摄像头藏在天花板下,画面是斜的,鱼眼样地肿胀,细节也不很清晰。即时的播放,也不能按下暂停键,瞅个端详出来。左小青闭上眼,心生疑问地想,肖依被卡住了喉咙,后被拖至墙角,被暴力压迫,成了歹徒手中的人质。这么一个弱女子,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,还能说什么话呢?

惊叫?
她女儿的乳名?
丈夫?

一个个答案都被排除了。左小青很清楚,从画面提供的细节瞧,肖依根本不可能开口。她所能做的,就是乖乖顺从,听任摆布,动物般地保住一条性命。但人神共愤的事情终究发生了,肖依被射杀了,肉体坠地,灵魂飞离。左小青没见答案,半是唏嘘半是恶心地换了频道。

教育科学频道上,正播放着赵忠祥的《人与自然》,一群群奇异的禽鸟鸣叫不止。左小青几乎跳起来。她将枕头抛上天,找见了谜底——唇语!连鸟都会说呀?

但很快,她的喜悦就被颠覆了。原因是楼道里传出了杂沓的脚步声,对过林兰家的门开了,喧闹声沸腾。左小青跳下床,光着脚丫子,蹑手蹑脚地贴着门,从猫眼里打探。不用问,林兰支起了场子,冷平平和那个熟脸走进来,另几个生人也唧唧喳喳地拍林兰的肩,样子很熟。

左小青很失落,心里说,刚才林兰敲我的门没?

难道,她和冷平平都记仇,故意弄出这么大的声响,气我,冷落我?左小青还不死心,跑过去打开手机,也没见到林兰预留的号码。明摆着,她们是合伙共谋,佛面剥金嘛。

她盯住猫眼。从肿胀的鱼眼镜头里,她发现林兰家的门大敞,门内玄关上的玻璃镜里,挤满了川流的人影。她们在吃水果,她们拉开了架势,浑然忘我。盯到脖子发酸时,左小青便想放弃,准备一声不吭地上床,抱住自己,睡死过去。这个节骨眼上,更叫左小青丧气的事出现了——

一身牛仔装束的原媛出了电梯口,踉跄而至。

小痞子来寻仇

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没有迟到很久,进教室时我尽量保持低调,脸上挂着矜持的微笑,但班上的同学还是齐刷刷地向我行注目礼,连值日生也冲我友善地点了一下头,似乎完全忘记了两星期前我一脚踹扁了她的铅笔盒。最神奇的事发生在下午第二节的数学课上,老师发两天前单元测试的试卷,我居然以26分的成绩第一次告别了倒数第一名。一整个白天顺利得让我直想哭。

然而好景不长,扫地课将结束时,班上的秦胖子神色慌张地跑进来,他的脸又胖又短,深皱的眉头让他的小眼睛眯缝得看不到眼珠子。“不好了,有几个人在到处找你。”秦胖子夸张地扇着灰尘,两个鼻孔又黑又深。我吓了一跳,马上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个小痞子,敢情是找人寻仇来了。一瞬间我的脑子像被冻住了。

“要不你去躲一会儿?”秦胖子提醒说。我很快镇定下来,扫了一眼周围,“有情况你随时来告诉我。”说完我一溜烟地跑进了厕所,连手纸都忘了拿。

逃亡的日子真他妈的不好受,我心神不定地在厕所里踱着步,侧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,每次一有人进来都觉得心脏在狂跳。我鬼鬼祟祟的样子引起了一个老头的怀疑,他捏着一张旧报纸,很用力地解着大手,鼻子里哼哼唧唧地很烦人。为了消除老头儿的疑虑,我讪笑着撸下裤子在他身边蹲了下来,很响地撒尿。

我在厕所里又呆了十几分钟,要不是担心被女生骂流氓,我甚至很想到隔壁去蹲一会儿。百无聊聊间,我还在墙



网络原创

拳头书生 著

区区一介书生,自幼爱讲故事。“拳头书生”在www.生活江苏.com开博客以来,创下了很高的点击率。博客上连载的“从小练武打坏人”系列更成为网友们每天追踪的焦点。为了鼓励优秀的网络原创作品,现推出“拳头书生”的故事连载,与更多的读者分享。

拳头书生

著

壁上刻了一行字,“豆沙包到此一拉。”豆沙包是我们组的组长,每次催我交作业都恶声恶气地像地主催租子。

虽然臭气很浓,但我的脑子还算灵活,我的脑海里闪过很多场景:小痞子带着几个家伙冲进厕所;或者他们直接到教室里等我;再或者他们在学校门口堵我。我想第一种结果可能要好些,厕所里我虽然孤立无援,但私下里没准我向他两句软话他们就把我饶了,最不济让他们揍两下反正

贰

样的衣服,就该化妆,就该把自己的脸整得光光鲜鲜的。

曹小芬想着就动手化起了妆,她在抹着粉底霜的时候,心是提着的,胆也是吊着的,她怕张凯旋等得不耐烦了,会把刚刚有了的好兴致给破坏了。好在对于化妆这一招,曹小芬平时在家里经常练。平时化了,她就在屋子里走,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,然后到卫生间把脸上的妆洗掉。由于平时练就了这样的本领,所以曹小芬很快就举着一张光鲜的脸出来了。张凯旋见了,眼睛亮了一下,接着他就垂下了眼皮,他举起手招曹小芬来到他的身边坐下,他拉起了曹小芬的手,摸着,摸着,突然,他把手伸进了曹小芬的衣服里。曹小芬的乳房就好像张凯旋手里的一团面一样,被他揉着、搓着。曹小芬起先有些诚惶诚恐,后来曹小芬觉得自己的身体一点一点胀了起来。

突然,张凯旋一下子抽出了自己的手,他烦躁地推了曹小芬一把,曹小芬一头雾水地看着他,他看到了曹小芬眼中的一丝惊悸,他有些不安,他用手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把,说,明天我们去神湖。

神湖?太好了。他们说那里太美了,像仙境。水是绿的,花是彩色的。连树也会舞蹈。还有呢?

他们说那里有一种仙草能看到人的内心,你的手只要一摸到仙草,仙草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,它会在冥冥之中帮助你。

什么乱七八糟的?好吧,只要你喜欢,我们就去,我们自己开车去。

哦,真是太好了。像是度蜜月。